

嘉佑集

嘉祐集卷之十一

論

眉山蘇

洵老泉氏著

嚳妃論

史記載帝嚳元妃曰姜原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見燕墮其卵取
吞之因生契爲商始祖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爲
周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濫不亦甚乎商
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祿以能久有社稷而其祖宗何
如此之不祥也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吾以爲天地必將構陰
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墮卵於

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跡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原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簡狄姜原爲姪洸無法度之甚者帝嚳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雖然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胤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維姜原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而言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胤鳥降爲祀郊禩之候履帝武爲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遷

之以不祥誣聖人也夏之衰二龍戲於庭藏其醢至周而發之化
爲鼃以生褒姒以滅周使簡狄而吞卵姜原而踐跡則其生子當
如褒姒以妖惑天下奈何其有稷契也或曰然則稷何以棄曰稷
之生也無菑無害或者姜原疑而棄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姜
氏惡之事固有然者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
也棄之而牛羊避遷之而飛鳥覆吾豈惡之哉楚子文之生也虎
乳之吾固不惡夫異也

This image shows a vertical strip of a document page, heavily degraded and stained. The page is mostly white with significant dark, irregular staining and smudges, particularly near the top and bottom. Faint, illegible text is visible in some areas, but the overall quality is poor due to the damage.

This image shows a vertical strip of a document page. The paper is heavily stained with large, dark, irregular marks, particularly in the upper and middle sections. A small, dark, illegible mark is visible near the bottom of the strip. The overall appearance is that of an old, damaged piece of paper.

五

This image is a vertical, high-contrast scan of a document page, possibly a book cover or endpaper. The page is severely degraded, showing extensive noise, dust, and physical damage. A large, dark, irregular smudge or tear is visible in the upper-middle section, obscuring any original content. The remaining areas are covered in a dense pattern of black and white speckles and streaks, making the original text or graphics completely illegible. The overall appearance is that of an antique or damaged manuscript page.

管仲論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
豎刁易牙開方用桓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
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
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
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
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
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桓公何人也顧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
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

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爾已嗚呼仲以爲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桓公處幾年矣亦知桓公之爲人矣乎桓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繫桓公之手足邪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邪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

也五霸莫盛於桓文文公之才不過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爲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尙有老成人焉桓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鮒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

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旣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

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爲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遠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卽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

侯震懼二十年是何脩何營邪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卽墨大夫
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亦
明矣一卽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卽墨
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
之事譬如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
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
也

之至微然而不曉其一不曉其二不可謂也而此乎本正持

之至微然而不曉其一不曉其二不可謂也而此乎本正持

之至微然而不曉其一不曉其二不可謂也而此乎本正持

之至微然而不曉其一不曉其二不可謂也而此乎本正持

之至微然而不曉其一不曉其二不可謂也而此乎本正持

之至微然而不曉其一不曉其二不可謂也而此乎本正持

三子知聖人汗論

孟子曰宰我子貢有若知足以知聖人汗吾爲之說曰汗下也宰我子貢有若三子者其智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絕之境而徒得其下者焉耳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出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有若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之盛也是知夫子之大矣而未知夫子之所以大也宜乎謂其知足以知聖人汗而已也聖人之道一也大者見其大小者見其小高者見其高下者見其下而聖人不知也苟有形乎吾前者吾以爲無不見也而離婁子必將有見吾之所不

見焉是非物罪也太山之高百里有却走而不見者矣有見而不見其趾者矣有至其趾而不見其上者矣而太山未始有變也有高而已耳有大而已耳見之不逃不見不求見至之不距不至不求至而三子者至其趾也顏淵從夫子游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宰我子貢有若從夫子游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夫子之道一也而顏淵得之以爲顏淵宰我子貢有若得之以爲宰我子貢有若夫子不知也夫子之道有高而又有下猶太山之有趾也高則難知下則易從難知故夫子之道尊易從故夫子之道行非夫子下之而求行也道固有下者也太山非能有趾而不

能無趾也子貢謂夫子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
夫子蓋少貶焉夫子不悅夫有其大而後能安其大有其小焉則
亦不狹乎其小夫子有其大而子貢有其小然則無惑乎子貢之
不能安夫夫子之大也

利者義之和論

義者所以宜天下而亦所以拂天下之心苟宜也宜乎其拂天下
之心也求宜乎小人邪求宜乎君子邪求宜乎君子也吾未見其
不以至正而能也抗至正而行宜乎其拂天下之心也然則義者
聖人戕天下之器也伯夷叔齊殉大義以餓于首陽之山天下之

人安視其死而不悲也天下而果好義也伯夷叔齊其不以饑死
矣雖然非義之罪也徒義之罪也武王以天命誅獨夫紂揭大義
而行夫何卹天下之人而其發粟散財何如此之汲汲也意者雖
武王亦不能以徒義加天下也乾文言曰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
足以和義嗚呼盡之矣君子之恥言利亦恥言夫徒利而已聖人
聚天下之剛以爲義其支派分裂而四出者爲直爲斷爲勇爲怒
於五行爲金於五聲爲商凡天下之言剛者皆義屬也是其爲道
決裂慘殺而難行者也雖然無之則天下將流蕩忘反而無以節
制之也故君子欲行之必卽於利卽於利則其爲力也易易於利